

胡端敏公奏議

書

少保胡端敏公奏議卷九

閩令顧霑學生黃以賢校

懇辭 恩命乞休疏

時官兵部尚書

下同

臣年過六十久患痰火奇疾為變百端以致眼昏重

聽脾泄健忘更或忽時火發不能坐立又或猛然氣

鬱不能出聲其尤苦者心神虛怯無事怔忡有事煩

燥不能思慮酬應似此百病萃于一身蓋實人世所

無之患病臣獨懼此人或不能盡識也不然以臣素

懷犬馬之心間關百死之後而幸遇無

皇上不世出之主肯不奮勵思前求效消埃之報於竹帛

哉近自閏十月十三日以來前疾大發不能

朝參署事又將一月矣稟官自懼竊祿無顏即欲具本

求黜間不意誤蒙

聖恩改臣兵部尚書職任比前尤重者臣聞

命驚惶累致痰暈昏迷思臣先任刑曹止司一事無關天

下利害然猶不時阻疾多致廢事今之兵部仍佐

陛下選將練兵而運籌帷幄折衝萬里以保

祖宗之疆土者也使臣為之一朝多事病困難支少壞

祖宗之天下臣雖萬死何足以贖况今病勢已久痊可無

期兵部之職豈宜一日虛曠伏願

聖明深念本兵之重另選出群之才急補前職更乞憫

病困出于無奈赦臣死罪准放還鄉休致以終餘年

以全晚節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端敏才望素孚茲特改任豈宜求退所辭不

允還加太子太保可即出供職副朕簡託至意勿求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昧死陳情再辭恩命乞休疏

臣昨久病在家誤蒙

聖恩改臣兵部尚書臣以十分病弱不堪供職具本乞休

過蒙

溫旨卿忠誠端敏才望素孚茲特改任豈宜求退所辭不

允還加太子太保可即出供職副朕簡託至意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聞報感激措身無地顧

臣何人叨此

恩命欲受不堪欲辭未敢慚惶竟日中夜哀思起而嘆曰

天胡降臣弱體竒疾久不能痊賦臣鄙性偏見老不

能改而無以副我

明主之簡托也今臣辭則上通

命恐罪任則誤

國當誅將何以處哉既而思曰違

命之罪止臣一身誤

國之誅累及天下臣寧一身受罪耳思我

祖宗先以百戰得天下我

皇上方以一德致中興臣何敢以衰病庸才當此重任而

誤我

祖宗之天下哉故敢再瀝愚誠上干

天聽臣之病勢前奏已陳不敢再瀆而才力不稱先未敢

言蓋自來六卿之職吏部為重戶部為難而兵部則

兼重且難其用人峙糧又全資彼二部者也今之兵

部得以優游歲月同於他官者幸賴
聖明在上一時無事爾使當多事之時羽檄交馳章奏旁
午臣之才弱酬應不堪必致誤事而罪臣萬死何益
况自古聖皇儆戒無虞今天下生民困苦盜賊易興
邊境空虚夷狄難禦在西北則米價極貴軍士饑疲
戎虜雜進奸謀巨測內變方憂而議者每欲於境外
千里圖復哈密空城以為功而益弊中國此甘肅之
危日甚孰敢為

陛下言也在西南則松潘南路又絕而惟東路僅通每歲
糧運得至者石費數兩軍戍得還者十唯二三全蜀

生靈困於此方今聞歲歉粒米難致矣此川蜀之危
日甚孰敢為

陛下言也其尤可慮者萬一中原西蜀如昔民窮盜起一
時征剿無人各處糗糧無備所係安危甚大此

聖祖垂訓切切以為當憂而古今足食多計人皆避嫌保
守莫肯為行輔臣楊一清奏欲臣等各舉所知有濟
險應變之才折衝禦侮之畧者以備緩急之用迄今
未聞一薦蓋皆不知其人雖知亦不敢薦薦恐終亦
難用也蓋此等之人匪徒才力能勝而又必其忘身
為國是其事極難而其人極難得也有之則少有失

事必黜雖能成功亦罪何者衆皆忌之而遂謗之大
臣不知而或信之又其人或多不拘小節故今日中
皆無一人可薦而臨事非其人不可用也其他士夷
之變邊境之虛驕卒之悍其事雖有可處而莫敢爲
處者巡撫不得久任專制故皆推干不理理之而或
奏上各部亦多推干延推不與奏決故今內外大小
臣工皆以持循保守爲賢而坐視養亂有一忠力任
事者身家不免矣此將盡驅天下之人闕然皆無忠
義之氣一朝有事誰爲之當非細故也今以自來兵
部尚書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耳目所

及曰劉大夏曰彭澤忠力爲

國者僅此而皆不得保全其得保全者皆依阿蒙蔽而
坐視養亂者也臣性愚昧偏滯不能遷改隨時故常
自誓以爲可殺而不可使滅有功可殺而不可使縱
有罪至於依阿誤

國而蒙蔽欺

君之事寧萬死而不能爲故雖天幸病愈而勉任此官亦
徒死無益於事此臣才性不堪如此不敢貪位以誤
陛下也至於宮保之加尤非臣分所及故昔謬承太子少
保之命不敢抵受今秩更崇

聖恩益重臣何敢當又况辭而得陞慚愧益甚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容臣止以原職休致還鄉使臣得免誤

國之罪以終餘年實感

陛下再生之德於不朽也臣以私情累干

天聽不勝戰慄奉

聖旨覽卿所奏足見忠誠謀畧改官并加秩俱已有成命

不允所辭宜即出供以副朕簡任至意吏部知道欽

此

盡瀝愚忠以求 採擇疏

臣久在病中誤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具本力辭又蒙加臣太子太保量力

不堪具本再辭復蒙

聖恩不允兩奉

溫旨稱臣過當雖妻孥聞之皆欲感激臣匪木石豈能一

日為心臣愚思

君命即

天命也惟當順受死生以之豈敢有拂顧今疾病未痊尚

欲調理數日以祈天幸如其病得少愈即出謝

恩勉力供職如其不愈則臣終為天廢美不敢累瀆惟乞

聖明早用賢能賜臣骸骨然臣感

恩刻骨不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

天命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

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况我

皇上聖德大非唐玄宋高之比臣敢以堯舜之事告

陛下在昔唐虞用人必先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言雖

可用其功未必能成言不可用其人決當廢黜臣思

一介凡庸豈當受知

明主其必左右心膂之臣有薦之者是徒諒臣心而不計

其才與力之不稱恐誤

陛下也臣今披瀝愚衷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

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

伏願

聖明不棄芻蕘多賜

親覽數日更乞親與二三輔臣及召吏戶兵三部之官而

議之臣言可用則

賜俯從雖臣病死罪死不能久任而繼臣者亦可踵行即

臣報

國也如不可用則臣受職徒壞天下雖死無益伏乞

聖裁臣以煩文累干

天聽罪當萬死謹具開奏

聞

計開

一定武畧切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內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即聽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

聖明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

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勅詞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

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劔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今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為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之人而又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然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為練兵補盜募用死間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

法吏扼腕如昔王期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盜賊可弭戎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不為害臣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穀造舖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穀數百者自備弓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送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敝

故臣不揣以爲事當如此也

一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險戎狄最强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伏讀我

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

聖祖命相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

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

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筭于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

陛下體

聖祖之成法効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

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
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
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間
時則輪番二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倣則併
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
之命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
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
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

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
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
賞木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
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
級自相蹂踐而為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
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充
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
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
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
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為事

而墩堡任其攻尅鄉民任其殺虜上下相瞞惟事欺
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
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
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
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克
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克軍至于
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
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但被殺虜數十人以上俱問
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

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
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
備查審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
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
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
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
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
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

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
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
叛亂其有訟則速爲之勘剖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
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無併者則
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
黨率從而無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
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
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
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
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

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

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
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而
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
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
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干
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
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
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
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

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今自言則近誇為耻不言則無徵不信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即為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為誘執如上下凍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即鎖云量治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榮高仇殺二十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委其表

兄龍英州趙元珪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劫奪即與參將二司率兵夜遁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為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

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暘事臣為父召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蓋信義雖蠻夷為易感

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勳差人來訴臣即轎前責其家之占田園縣罪惡深重

新天子英武同符

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即移文來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遠而原曲斷與之者

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為惡松潘番又為兵備胡澧伐木脩城置竈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為之傳播故未久而即遠乎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為地方涓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取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

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煩于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成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竈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遠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叅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鋈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蓄而壯丁益勸于前軍民

得易于食其為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
糶每常邊糧不肯赴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糶且
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
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
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糶米穀貯倉或計今
年所糶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卽扣後二三年該給糧
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糶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
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糶如此通融計處務使
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亦治家通融之
法也但其糶糧全在官司令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

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糶

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贖貨致令富勢小人
冒奪軍功能陞世襲軍職大壞

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
百萬

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
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
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凜凜總兵官既奪邊軍
因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減邊軍
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

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爲

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南降使非

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

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可畏哉

宗社有靈天命我

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之困

戮其首以梟邊境而快憤軍之心也我

皇上勵精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恐法度不時加嚴倣則易至于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絕則易至于復生伏願

陛下深爲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議自今嚴立成命載諸

天府頒諸天下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再圖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有戡亂平賊奇功

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蔭外其有聽容子孫弟姪資緣似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叙用武職揭黃永不許襲至于軍匠資緣再有額外濫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革邊遠充軍永爲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爲

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折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

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筭亦不貲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革而復推有恃爲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

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使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設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國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為

國推奸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

朝文職止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寇不宜輕出

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久欲求

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而已試

得效者又多小疵註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將如

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昊則先

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

負緣權奸奏逮至京而黜為民九疇先任兵備猝遇

番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為番使寫亦虎仙

等及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

又為憚人聶能遷等友間流謗逮至充軍臣謂此二

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

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揚必進二人皆先任御史後陞
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揚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
施儒則因禁民恠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間住臣謂
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
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
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
為考察所出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
部另作一行旌別以勵士風幸也奏奉

聖旨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覽奏皆經國籌邊至意事
關兵政的待卿到任之後逐一審處推衍明白次第

開奏定奪其餘該部有了來說欽此

申明鄙見以求 聖斷疏

臣所妄陳鄙見十事其首尾定武畧惜人才二事尤
為緊要而以開例條款不得詳明恐大臣見疑而
聖恩亦未之信臣敢申明其說我

皇上勵精

聖學直得堯舜禹湯執中之傳者也臣請以執中之道推
之用武古言天下雖大好戰必亡此偏於黷武之禍
非中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偏於弛武之弊亦非
中也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則中美夫師出以正

則非得已不已而六五所謂田有禽利執言者也師
用老成丈人必非輕用民命而貪功敗事是以得吉
而九二所謂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者也夫禽之在田
則能傷稼殃民而不得不執以比夷狄之擾我邊疆
盜賊之害我生民而不得不征故若禽非在田則不
當執夷狄非入寇盜賊非殃民則不當征矣此其事
理甚明也臣載敢以古昔君相之事言之周之成康
性皆恭儉仁慈當世大臣匪當憂其好武輕殺也特
慮其過於仁厚溺於宴安而忘戰必危耳故周公告
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告康王

則曰張皇六師毋壞我高祖寡命此同一意見也然
此時周初克商不遠武畧非不競而二公此言若導
其君以尚威武者然後周之子孫竟以衰弱而微老
成憂國深慮至此也若唐玄宗躬親撥亂而時且富
彊當世大臣匪當憂其威武不振也第恐其開邊黷
武而好戰必亡耳故姚崇願其不倖邊功而舉青海
之覆師以爲戒宋璟爲之不賞邊臣而致郝靈荃之
死以示懲此又一意見也然玄宗初年勵精自強坐
致太平四十餘載子孫百十爲唐中興之主功業亦
盛但以其無聖學之功不能慎終如始後信奸臣變

女以至於亂非專尚武也然如姚崇之明戒其君不
倖邊功是矣乃若默啜之世為邊患而靈臺得其首
則所謂田有禽之利執而宜賞者也宋璟乃痛抑之
致死而廢刑賞之公致其君久不能信而終於尚武
其心雖忠其計則左矣故臣以為璟之才識不如姚
崇而姚宋相業又不如周召自昔人臣逢時遇主不
同而致君各有道焉我

皇上至仁天縱今天下武備甚弛常恐蠻夷盜賊一朝難
禦大臣謀國者若視我

皇上德如成康而可進為堯舜也則宜告以周召之說而

欲其身之亦為周召若視我

皇上德如唐玄而天下富強猶彼也則宜告以姚宋之意

而欲其身之止為姚宋今若不量時度德而上過

仁君亦過憂以唐玄宗之事下遇忠臣或陰制以郝靈荃

之術則誤矣臣所薦欲復用四人者非謂足以盡天

下之才也亦求千里馬未得而先鬻馬首以來之之

意也四人之中陳九疇為最今文武將帥中未見如

此人者而頻遭罪黜人或疑之昔唐郭子儀之薦李

光弼宋呂夷簡之薦范仲淹皆先國家之急而棄私

讐今大臣皆公忠體

國非有私憾於九疇也因彼讐敵之反間得行而一時
難解耳自昔善於用間以殺敵之謀臣勇將者多矣
今以堂堂中國而受戎虜之欺臣聞自陝以西餓殍
盈途而土魯番又入甘肅後患誠為難保夫至於施
儒揚必進或謂考察所退之人例不當復夫例非
祖宗之法而人才之能弭盜安民者

國家所需急用難以例拘也自昔明君繼世用賢雖父
祖所廢之人亦復之况前二次考察皆以權奸主使
而所黜非公何憚而不復之乎一黜不復而忠力任
事者皆以為戒而莫之敢為此有關於天下大故臣

不敢不言也伏願

聖明親召一二心膂之臣而問之如臣言非私則望俯從
如其私妄則當譴黜無所逃罪均乞

聖明裁處奉

聖旨卿所奏朕皆省覽已別有旨了今邊方多事卿且即
出供職以副眷懷勿再違留辭避該衙門知道
推明 詔旨以薦賢才疏

准臣世寧咨前事先該詹事霍爾泰奉

欽依行令臣等堂上正官到任半年後各舉一人以自代
此法果行最于求賢有益然而

詔行之後今年有餘竟無一人肯薦者蓋人最難知莫敢輕薦而或雖有所知徒薦不用也惟得

聖明果用薦者一人而於所薦非人者必罪舉主無赦則人皆樂於公薦而不私於濫薦矣臣今到任未及旬月不敢遽薦代已之人一時謬見惟謂各部侍郎皆得其才堪為尚書而臣兵部又得才堪總督軍務之人而試用之更加歷練異日尚書有缺即令陞補各邊有事即令出總軍旅必無不稱矣然自來薦人不

用勝已之人而於佐貳充忠才之勝已者蓋恐其能出已上而分奪已權也今如臣之衰朽冒膺前職而更非得勝臣之才以為侍郎則武備不振邦政遂弛必壞我

祖宗百戰所得之天下是臣之媚嫉僨事雖萬死不足以贖也今本部左侍郎見缺臣連日思想必得如見任漕運都御史唐龍巡視南贛都御史汪鋐者而用之則才無不稱事無不舉而臣之衰朽不堪所得助益多矣或謂缺之才止堪戶部則宜兵部用龍而以鋐補其缺且得移近任事使衆皆知而因以需戶部之臣用必能通變裕財有益

國用邊儲不少矣此二臣者有如不稱臣當連坐萬死

無悔合咨本部煩為具題等因准此擬合就行奉
聖旨這員缺已推補了吏部知道

請 明別具便覽疏

臣聞宋臣具奏別有貼黃之說蓋摘其要語或本中
開說不盡事理另寫別帖粘於本後以便

君覽蓋自古明良相逢不存形迹而惟圖忠款易納也

昔為左都御史題為省繁文復舊規以便勤政事內

開君逸臣勞古之訓也執簡御繁治之體也乞

勅在外鎮巡三司等官今後事當奏題者務要照依弘治
以前舊規刪去繁文務從簡要不得全錄上下往來

文移其奏下部院該覆者亦要看本官刪去繁文撮
從簡要具稿呈堂堂上官亦要親看明白方統具本
庶幾少便

御覽不致多勞

聖心奏奉

欽依通行各衙門迄無能改者蓋因各入意見不同而事
權不一各圖自便莫肯奉行也今到兵部見各處奏
報邊情及議處各項事情奏題本皆仍舊通寫上下
往來文移動輒數千餘言事下本部查覆又該照起
前案各起奏行事理通寫

進呈不下數十餘紙蓋雖臣等該勞之人每看一本或
半日不能通遍而况以上勞

君父萬幾之繁為勤學之累臣子之心亦安忍哉或謂
陛下當通覽章奏全知事情不當憚煩有所簡擇者蓋能
致

陛下勞心於細而不得專務其大一一親斷於勵精之下
也臣今在部覆本或遇大事欲照弘治以前舊規刪
繁就簡則恐原文不備致起嫌謗欲仍舊全寫則恐
勞

聖目心有不安又恐緊關情節混雜其中一時難於指出

故今臣欲奏過除覆奏小事常本照常全寫外若遇
大事覆題於照常全寫詳本之外另將緊關原情及
今要處急務別具一帖或照今揭帖字樣或依宋臣
貼黃事理卽同封定其本面上書便覽二字以別於
他本易於抽看伏願

陛下省覽之餘仍將照常詳本發出議處其便覽另本
留中省覽中間若有不盡事情可於詳本內查對卽知
庶幾

聖目不勞而

聖心易斷緣係請

明別具便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奉

聖旨是今後但事關重大的別具一帖面書御覽畧節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只具堂上官職名末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樣但以辭終為結庶朕得細加覽閱若他常事不必為此煩擾還通行部院等衙門都照這等行欽此

撫處夷情以安地方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四川等

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鳳儀題前事云通

查案呈到部有得巡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巡按四

川監察御史戴金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講各題芒

部前項事情其大意皆欲罷兵息民而言欲息禍源

莫如復隴氏之後今四川荒旱兵決難用提督兵部

尚書伍文定先已奉

旨取回兵已罷散各歸別無他議矣惟照革流官而復隴

氏一節則干係地方事體重大臣等未敢輕率切惟

御土夷之法固當因其俗而順其情治土夷之亂尤

當先其先而慮其後查得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

來已故土官知府隴慰及其護印長男隴慶權印姪
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
稱其府地方廣濶蠻夷衆多搶劫難戢不能管束乞
將其地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分管地方又欲
設一千戶所官軍於其府中以控禦府治至於貴州
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稱芒部等府夷
民上道打劫及焚燒屯寨節次催取四川守巡兵備
到彼撫處非因今設流官而後有此也使彼遠方夷
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為盜劫則此貴州一線之地何
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
大夫皆以存心而置

某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即以歸怨隣省請兵
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地方者不究其故而
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不如會推之說士
國事於度外恐非天下之福也隴政爭龍構亂用兵誅
絕隴壽微弱既襲被殺隴勝若其骨肉夷民信服此
時正當秦襲矣然時方年九歲而群夷稱為隴壽存
日過房阿濟之兄子又稱為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
任都御史王軌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其地
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官司管束豈其好功生事

也流官許設而巡撫王軫總兵何卿卽今去任是猶
為弓者筋膠用木方合而遂今脫繁其能成弓堅久
而不致反跳也者幾希此芒部之所以復亂也然其
亂也乃試知府程洸迂暗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沙
保一支之逐官劫印耳就如今春攻打畢節關廂者
不過百人溷以鹽倉水西諸夷而王俊楊儀等聞之
喪膽不敢出一言以籌敵而遂私許以官印旣許官
印無以自解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委
罪於隣封而求四川之協討夫賊在關廂守城者閉
門不敢出拒耳人非數萬豈能圍城也御史戴金所

奏甚明與本部所訪皆同此究其先如此也各夷前
日旣稱隴勝為隴壽養子人心不服今則又曰姦生
子或難定執又則朦朧稱曰隴壽支裔皆欲復其土
官夫昔隴壽隴政皆稱知府隴慰之子而頭目各有
所附雙殺二十年大征始定今隴勝或非隴壽之子
而驟復其土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
手而官亦阿濟為之耳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
服而或各尋隴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隴壽隴
政戰爭之禍今復當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
事異日亦不敢身受其責此慮其後如此也無已則

有一焉今議者謂各隣境土官見芒部改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伏願

陛下先降勅一道齎彼鎮巡令其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

祖宗庸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世襲今後除爾叛逆劫殺我中國地方自干族滅之外其餘爭襲繼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征勦者即於原土官房族或頭自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願仍授土官職事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委四川鎮巡官將芒部府舊印并

鎮雄府新印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曰

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各守其地土管束其人民而供其差發三年之內保無一人作亂者聽爾逕屬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州皆隨爾所願再不上之府治以管束爾等爾若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土官知府管轄者即為爾奏復立土官願服流官者即設流官亦皆隨爾所願三年之內若有一人作亂則三人共滅之所分其地有能為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即陞其官安撫宣撫以上皆可漸得若再

如前反復不定必大舉兵征勦一人不遺夫既示之利害如此至於隴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住教育以待別處程洸則起送吏部降用李曜則投近府原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乎彼心自服而地方自定三年之外復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逕屬布政司皆聽地方鎮巡官隨俗處定而後奏

聞施行事惟責保地方永無變亂臣等實不敢預為執泥也至於各官奏要貴州迤西兵備移於畢節與四川永寧參將相為表裏一節本部先已題奉

欽依准擬別無施行但彼各省參將兵備才有不稱者卽

從各撫按官奏改別用而推薦可用之人奏

請代任庶幾撫處得人地方信服而免致輕於用兵再照御史戴金參奏貴州兵備副使王浚參議楊儀僉事龔亨都指揮李宗佑偽增賊勢虛報請兵望以不職罷黜為人臣庸碌失事誣言誤

國之戒一節內王浚楊儀龔亨三人皆文職而楊儀奸貪素著見今考察在邇宜從吏部都察院逕自查照施行李宗佑係軍職本部合候

命下革回原衛閒住奉

聖旨卿等所奏俱見撫處夷情方畧寫勅傳諭各上官衙

門依擬行這地方應否復立土官或改設流官及止
分四長官司管束事難遙度還行四川貴州各鎮巡
官議處停當奏來定奪務圖經久無患王浚龔亨免
究各罰俸三箇月楊儀既奸貪素著着吏部考察定
奪李宗佑革回原衛閒住其餘依擬欽此

遵 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議
車駕清吏司案呈准禮部精膳清吏司手本奉本部
送禮科抄出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唐鳳儀題據直隸揚州府申稱所屬
高泰二州竄真應阜泰興儀真江都五縣額養黃犍母

牛共四百二十一隻每隻派取人丁十丁餵養共占
人丁四千二百一十丁每年將該十生牛犢解南京光
祿寺酒醋麩局并珍羞署等衙門專為擠乳拽磨之
用府屬地土卑濕水草未調日多倒死所產牛犢悉
皆矮小多致驗看不能退令換買被攬頭勒指犍牛
一隻用銀二十餘兩母牛一隻用銀一十二兩原牛
不過賣銀一二兩牛戶只得揭借京債重包利息至
於鬻男賣女方穀賠補且牛隻比之種馬歲費草料
尤多合無將見在種牛變價貯庫聽候解部以後但
遇派取議定價值通融分派各州縣原養牛戶出辦

解部轉發光祿寺等衙門逕令牙行收買供用庶無
養牛之費解牛之苦實為官民兩便等因續據直隸
鳳陽府申稱所屬州縣額養犍牛共一千一百九十
四隻歲派南京供應牛一百二十二隻近因各該州
縣頻罹災傷率多倒失瘦損一遇取解程途千里山
路崎嶇不能牽趕只得派徵銀兩到於近京地方倍
價覓買遺下原牛仍在民間餒養終年耗蠹有害無
益况今歲見被重災田既荒棄民皆缺食將來之勢
殆不可言合無將倒失虧欠者免其追補見在者變
價入官或買種備賑每年派取之時止計徵價解交

庶蘇民困及據直隸廬州府申稱無為六安二州并
合肥舒城廬江霍山巢五縣額養黃犍母牛共二百
八十三隻近年倒失虧欠數多民間貧苦追補難完
取解之際亦多瘦損不堪若蒙徵價解納最為良便
直隸滁州亦申同前因又據直隸和州申稱坐派祭
祀鹵角牛犢二十七隻逐年取解中途多有不服水
草或暑濕傷損不堪負累買補合無徵銀解納等因
據此為照立政之道必求有益於國無損於民斯可
以行爾苟有損於民矣則雖有益於國君子猶將難
之况有損於民無益於國乎其當求所以變通之術

也明矣

國初南京建都在焉故附近揚州廬州鳳陽三府與滁州俱派養前項種牛旣而遷于北京諸所供應支度俱經裁節惟種牛猶夫舊也夫括民間十丁而養一牛日復日歲復歲所費不貲實欲孳生牛犢以供光祿寺等衙門之用耳又因地土下濕水草不調所產悉皆矮小者驗不中乃令別行變換是孳生一牛也供用又一牛也兼之積年攬頭布占行市抑賣重價犍牛一隻用銀二十餘兩母牛一隻亦不下十一二兩民非賣產業鬻男女何以出辦是於

國為虛文果無益也於民為實害果有損也况政有重輕事有緩急若和州繭角牛犢係上供

郊祀之用至急至重不可缺也至於南京光祿寺等衙門牛隻不過擠乳拽磨是則有閒矣近因各處災傷上塵

聖恩大渙

綸音廣蠲免之恩申賑濟之令且

諭令撫按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不便於民事件各要條陳具奏採擇施行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欽此欽遵切念他處災傷一年二年而本地方被災自嘉靖元年

以至於今凡七年矣他處旱乾未必水澇水澇未必
蟲蝗本地方乃旱澇蟲蝗並臻交集斯民之苦何為
而至於此極耶要之諸所不便固非一端所可盡種
牛其大者也弭災救荒恤民固本尤非一事所能周
查處種牛亦其大者也舊額光祿寺各祿料品俱徵
本色近年改為折色者類多則各府議將應解牛隻
徵價解部轉發各該衙門買用事止相合理有可從
庶幾公私俱不失矣除和州繭角牛犢及要將種牛
變價俱不敢輕議外伏望

陛下俯念民艱益廣

德意特

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揚州廬州鳳陽三府并滁州各種牛
見在者印烙虧欠倒失者免其追補候年豐民裕另
為施行每年應解南京光祿寺等衙門擠乳拽磨牛
隻議定犍牛一隻價銀若干母牛一隻價銀若干行
令原州縣均派各牛戶出辦折色解部查發該衙門
徑召牙行收買供用歲以為常所產牛犢聽民自便
則

國有牛之利額數不闕民無牛之害徵辦得前補偏救
弊之道亦若是爾臣不勝為

國為民懇切之至乞
賜採擇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廬鳳揚州
等府滁州等州額養牛隻係隸兵部該司掌行為此
除稟堂外合用手本黏連原抄送去兵部車駕清吏
司煩為查照徑自施行等因到司准此查得先為議
處積弊以便供應事嘉靖五年正月內該光祿寺卿
崔傑等題稱順天等府所屬解到乳牛每被攬戶勒
要解人價銀八九兩到寺驗過數日牛乳既盡無從
取辦及將在庫銅錢四員乳合無今後每乳牛一隻并

犢折價銀六兩買乳供用又查得為會議重大事宜
請

聖裁以裨脩省事嘉靖七年十月內該南京禮部等衙門
右侍郎等官顧 等條陳南京光祿寺舊額犍乳牛
四百餘隻每隻日支料豆三升草十五斤解到未久
瘦損倒失多因養牛人役尅減草料今煮酒等項改
在北京牛隻難仍舊數該本部會覆咨行南京兵部
議處裁減俱經題

准通行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鳳陽都御
史唐鳳儀題稱廬鳳揚三府并滁州地方連年旱澇

蟲蝗民苦無限見奉

綸音撫按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不便于民事體各要條陳具奏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乞要將前項地方種牛見在者印烙虧欠倒失者候豐年買補其應解南京光祿寺等衙門犍乳牛隻定擬價銀行令原州縣均派各牛戶出辦折色解部查發召商收買供用一節無非救荒恤患革弊安民體

上德固邦本之意臣等舊任南京亦見每年冬春時月內府擡出餓死牛隻相聯不絕惻然思念是皆民間破產竭資所解納而皆委之溝壑不計貴責于民而輕

棄于官甚可惜也今本官奏要養牛戶定擬納價每年解赴光祿寺等衙門收貯臨用買牛官民兩便查得南方牛隻比之近京牛隻高大不及其半今在京光祿寺奏定每乳牛一隻連犢折價銀六兩合無定前地方該解南京光祿寺每犍牛一隻從寬亦折銀六兩乳牛一隻連犢折銀伍兩各令養牛戶湊辦解南京兵部轉發光祿寺等衙門召商收買應用再照繭角牛犢以備

郊廟大祀之用雖不敢輕議然而解彼飼候數月則牛長非犢而角長非繭不可用矣况有尅減草糧致令瘦

死以致褻

神御之弊故亦不若每隻折解銀五兩臨時擇買而况和州之地止隔南京一江或令民間餒養臨時取用皆為便益均乞

聖裁然臣等又聞書曰惟辟王食今南京光祿寺所用乳犍牛若干隻擠乳拽磨原供

尚膳監之用也今

乘輿在北不知誰敢享用于此而牛隻猶如昔日之多至於每年南京

郊廟大祭幾次該用繭角牛犢幾隻臣等皆不能知伏惟

皇上明體定分節用愛人有可裁省者

特勅南京禮兵二部查處停當奏

請定奪尤為至幸緣係遵

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及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

政都察院右僉都

部送兵科抄出整理

退去隨進卷文討要

領需學生黃以啓

聖旨長卦蕭沐楚曲昌惟辟王會今存
燈水結帶首下來翁車戰奉原供

即古地為訓必效災荒及奉

蕭武全大為幸幸繼新農千此而牛隻猶如昔日之多至
林味而京對共二陪查忠司當奏

聖上與顯天公商取變入育回幾首香等皆不能知伏惟

少保胡端敏公奏議卷十

閩令顧霑學生黃以賢校

回達入境官軍擊斬退去隨遞番文討要羈留夷使

疏官同前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整理甘肅地

方糧草脩舉屯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天和題云

云奏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於兵科節抄出提督陝西三

邊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瓊甘肅鎮

巡等官都御史唐澤等各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熊爵題稱副使趙載才猷出衆年力方剛久處孤懸之地養成精銳之兵學術正而議論純憲體熟而政務集訓練駕御官軍畏威而懷德撫處弛張夷狄聞風而知警真濟世之奇才用時之偉器也遊擊將軍彭濬謀猷素著勇畧過人督戰有方不旋踵而身先士卒責諭有義不終日而克捷勅夷獲功雖曰不多兵氣自增百倍乞將趙載或陞按察使之嚆或署以都御史之職仍令肅州往劄必能振揚掃蕩大建奇功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查得先為遠夷屢乞

通貢從宜定處事該提督尚書王 等題稱土魯番夷自正德年來撫處失宜閉關絕貢幸而公論不泯皆謂終不可絕宜遣人省諭令其輸誠服罪准令照舊通貢今幸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一旦悔聽諍言獻還哈密城池搶去人口什物等件并齎帶方物求討賞賜諸夷衆已向化所據先後各起貢使分為兩運照例差官伴送赴京貢回夷使驗放出關該本部依擬覆題節奉

欽依是土魯番酋世濟凶惡先議閉關絕貢近因守臣節次奏其再三乞貢屢有

旨有鎮巡等官察其果有悔悟實情取具印信真正番文
回奏方許通貢今既該提督等官詳審無詐驗放入
關要令分為兩運差官伴送來京若事有變更勢有
窒礙亦要從實聲說務求停妥不可執泥前言以貽
後患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
部查覆間又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霍 題
為夷情事內開永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王一以斷
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逆
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
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

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畧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
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
西番仰命

中國惟通貢貿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
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蟲為毒麥禾無收矣是故
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
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耳肅破我塞
條殺我人民邊臣苦於交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
貢之議奉有

聖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

口卽與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

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來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
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
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
我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可慮者一也哈密
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
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哈
密又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
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據拜肅而邊患遂博矣

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
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則曰不
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款塞
彼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
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
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復興之期矣彼擁眾
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
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
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眾扣關曰取彼叛人也
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也以殺生也今

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為變於內即其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此臣之所以為西邊慮也或曰今陝西饑荒其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其肅也保其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其肅難守亦棄其肅可乎因棄其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矧

聖明在上將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

祖宗乃勸

皇上輕棄

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

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靈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入

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

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
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
置不守蓋若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楊士奇者

六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
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
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於土魯番矣今雖取
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

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
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
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

密所以保

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
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
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
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
金印和戢諸戎修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
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
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
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

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連北
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拆為兩國
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

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
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
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
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魯番者而封爾為忠順王授
爾金印以主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
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

中國之藩翊也爾乃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

後爾能和戢哈密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

中國衛則王哈密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

中國封爵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故邊將之任
也關外之責也

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及又言今日忍
氣哈密豈得已也甘肅銀一錢僅易粟二升軍士空
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
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
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

古詩每奏詩 卷十 七
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
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散業而
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折游民遂日離散邊
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地
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蕪墟稻米一石直銀
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
善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伏惟

陛下勅問兵部土魯番扣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
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偽作何料理

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

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為目下振救之策若
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

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

中國尊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北背付之邊臣一叱
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等因奉

聖旨霍韜所奏足見留心邊務牙木蘭納居內地姦謀區
側這本所言兵部逐一參詳籌畫究極利害務要計

出萬全具奏定奪勿得顧忌以貽後患邊儲屯種戶部看處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司併呈到部臣等看得土魯番回夷變詐多端求索無厭自來侵犯我邊惟見利則進知難則退

朝廷御之亦惟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間公賞罰之施以勵其外攘遇彼來寇則殺去奔勿追間有窮迫而慕義來歸則撫而有之以為我藩籬納款而誠心來貢則禮而待之以施彼恩信雖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所以安

中國而撫四夷之道不過如此未聞敝中國以事外夷撤藩籬而延寇賊者也今查此虜自弘治年間連也用計殺虜哈密嗣王罕慎陝巴不聽撫處至欲領兵一萬攻我肅州我

孝宗敬皇帝赫然震怒特准謀臣奏議執其貢使一百八十一名兩廣安置絕彼通貢彼遂失我器用藥物不能為生諸夷怨彼彼方悔過送還陝巴後復許貢彼得漸置奸回於我

國中上自京師下至其肅無處不有其人無處不通其交結而受其反間積至正德十一年大舉入寇意圖

原置奸回斬巴思高彥名等內應外合亦如先取哈
密故智唾手而取肅州幸得先任兵備副使陳九疇
一時奮勇打死內應奸回殺退外攻各賊而又近差
內附夷兵劫其老營外結瓦刺達子搗其勦穴彼番
大創乃因內間反致九疇死罪既蒙

皇上卽位開釋復用九疇巡撫甘肅又值彼番大舉入寇
又被九疇督兵敵退奏

請閉關絕貢彼番復縱反間仍致九疇得罪而聲言求貢
不許必來搶擄報復以恐赫吾人然迄今四年並不
敢一騎來侵近該提督等官奏

准通貢將原欲安置兩廣番使盡許放回今貢使未多入
關而彼番又使頭目虎力納咱兒等以問信通和爲
詞勾引瓦刺達子數千乘夜直抵肅州近城若非遊
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謀勇相資素有備禦而
臨時遇敵又或私創九疇之禍梏守通和之說遲疑
不敢發兵出戰而又非得素撫屬番助斬賊首則肅
州城池必爲所破而甘州以西五百里地方必皆難
守矣此閉關通貢孰利孰害不待智者而知也今各
官奏內又執番本所言陳九疇壞事爲詞以見罪不
在已且旣稱黃草垣保有先來進貢夷人三十九名

在內上城與堡外回賊答話下城就將堡內防夷遊
軍陳經等一十九名緇縛搶去六名又過四頃堡緇
去按伏遊兵張桂月等四名夜不收二名別遞番書
言會衆番王備下人馬五萬又有五千至此又出謾
言起春到甘肅你們也把十三布政司的人馬轆着
虜情變詐如此而各官奏內又稱各夷答話已有懼
悔之意又欲原其求通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仍照原
議起送赴京以圖罷兵息民前後若相牴牾事在彼
中臣等勢難所度况蒙

聖因業已許貢番使臨門彼處官司戒前慮後必不敢據

理揚威一時拒絕又况

天朝政令當一臣等亦不敢輕議朝令久改遽言絕貢及
照提督尚書王瓊大才通變必有奇術轉危為安有
非臣等常慮所及再照詹事霍韜所奏為

國遠慮甚切而其查訪近事未真臣等逐一參詳其稱
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而據許通貢恐戎心益驕而
邊患愈滋藥石之言也乃以番文無印信足徵為疑
不知番文雖有印信又何足徵而足以制其死命乎
蓋惟有我識其變詐而弗落其計中以疑我忠臣弛
我邊備則可矣牙木蘭若原彼世臣擁帳二千來降

輕納則後患委的難測臣等昔未到部親理其事詳
究其實則亦與諂同此見也今究其實則牙木蘭乃
我屬番曲先衛人爲彼虜去爲之用事今遣我來近
邊求和不得入寇不敢受疑避罪束身來歸事爲反
正與其親弟滿刺添兒輩主僕六人耳偕來老弱
男婦數千乃自瓜沙屬番帖木哥土巴之衆是皆邊
官業已受之而奏

聞朝廷初不之禁矣今彼窮迫無歸而我撫處已定近者
因達入寇彼已斬送首級來報矣更欲驅遣無所往
勢將轉恩爲讎事變可虞而或乘其饑疲遂加撲滅

則又非

聖皇之仁也當此之時正當撫而有之以招彼攜貳而益
我藩籬耳然臣等自來反復思慮惟欲固我邊疆保
我中國耳至於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綿力菲才念
初不及于此也臣等昔時愚見惟聞哈密之地外隔
流沙距我肅州一千五百餘里比之

太祖昔建太寧都司於境外四百餘里而

太宗遷置於今保定

太宗初置交趾布政司郡縣其地而

宣宗棄之安南初不知其爲棄

祖宗疆土也哈密主初封忠順王者乃元遺孽我

太宗皇帝於永樂二年封之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
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
殺虜今其主自願歸番而反欲引彼入寇其民皆四
散無遺矣故臣等初亦以爲比之國初立元遺孽爲
和寧王爲順寧王爲安定王者事同一體而安定王
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皆不知其存亡有無則
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初慮實不及此也而更私憂以
爲若撫他番以王哈密則今牙木蘭主僕六人決不
能往使其他虜爲之恐其強則叛我而入寇弱則畏

彼而從之誠難保其爲不侵不叛之臣也昔漢武開
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者正今甘肅之地爾若謂哈密
興復而遂能絕北狄之通西戎以固我甘肅保我陝
西地方則今宣府大同延綏三重鎮不能邀截北虜
之過河入套也哈密之復其力豈能勝我三鎮臣等
初見以爲立之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爲奸
利則宜有覺而速改故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念不及
此也今聞議者有謂勸

陛下棄

祖宗疆場之言臣等口禁目眩數日不能出一言顧惟提

督尚書王瓊與誦皆素有高世之見非臣等淺昧所
及故願與復哈密一事特行王瓊在彼處之耳今據
各官所奏事情除前回達入寇實計若干我軍斬獲
陣亡及被殺虜人畜各有若干有無重大失事隱匿
不報情弊本部照常行彼巡按勘實另行外臣等愚
見欲乞

聖明賜勅一道特委提督尚書王瓊令其會彼甘肅鎮巡
管屯都御史等官通召土魯番夷使而責諭之曰爾
初兩次入寇皆被我陳都堂殺敗而又奏

准閉關絕爾通貢且欲盡將爾貢使安置兩廣爾不得我
中國藥物器用無以為生結怨諸夷爾累次逆番文
求貢而聲音不從則大舉入寇然四五年之間竟不
敢來我邊臣亦嘗為爾奏求通貢

朝廷疑爾昔日之惡累奏不准今我來邊憐爾窮困不
顧利害保爾誠心悔罪再不入寇

朝廷惟信我言准爾通貢今爾却令虎力納咱兒等勾
引瓦剌數千寇我肅州今已被我軍殺敗使

朝廷因此不信我言將如之何若此出爾王子速壇滿
速兒之意則新舊番使皆當斬首梟令邊關而遂舉
兵進勦何貢之有然我

天子是大聖人以天下為度視爾小夷欺擾猶蟻虱搔癢
于皮膚也豈足為計但我邊臣仗義宣威豈甘受爾
欺誑爾昔番文謾言要我贖十三布政司人待爾此
言我猶不忍爾奏也使其奏

天子震怒我止發三鎮兵十萬直搗爾巢穴爾問爾國老
成人爾番人自漢以來有能敵我中國兵否我更奏

討

朝廷銀十萬兩好段好馬各十萬足令人曉諭近爾各
種番達能斬爾回回一首者賞銀十兩好段好馬各
一疋有能斬首千級來獻者卽封為忠順王使君哈

密歲許通貢賞賜不絕爾回回之首能存幾何但聞
爾言前此入寇乃虎刺納咱兒私擅所為王子止是
使他來求貢初不知道又言瓦刺來尋帖木哥我們
當不住了以此未忍罪爾舊留貢使姑放出關新來
貢使亦放入關但今每起入關止許十人多不過十
五人其多餘人數勒令回國原帶貢物俱許驗交來
者順帶來京賞物亦聽帶回散給經過地方止許一
日一站不許延住二日有過三日者卽不應付敢有
似前驕縱不聽約束者輕則編置兩廣重則斬首地
方仍令先回番使齎諭王子速壇滿速兒知道今來

入寇他果不知則將虎力納咱兒等械送入關以憑
斬首示眾若係瓦刺誘哄得來則將瓦刺入寇之人
斬首百十來獻虎力納咱兒亦免其罪今次貢使既
得放回後無再犯許貢不絕若不將虎力納咱兒等
械送治罪又不斬送瓦刺入寇人首級則明是王子
知道縱惡今次進貢人安置兩廣連賞賜禮物通不
發回再有侵犯必如前言征勦如此責諭庶幾威信
並行而彼必知所斂戢矣更勅王瓊務要為國忠謀
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前瓜沙屬番帖木
哥日羔刺土巴等及原哈密遺民畏兀兒哈刺灰避

禍來歸者不許逼回哈密驅置虎口撤我藩籬損我
天子好生之德益彼夷虜又寇之黨外其餘凡有人之宗
派才力堪以服眾為王而近彼各夷之願從立國者
及近彼地方各種諸戎有能共滅土魯番者即許為
忠順王聽居哈密悉從本官安處停當可信其永為
不侵不叛之臣而後奏請

欽斷給印封爵臣等不敢輕議亦不敢偏阻也臣等又竊
料土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其主速
壇滿速兒先倚二大將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
外而寫亦虎仙等數番使為間于我中國耳今火者

他只丁巳殺寫亦虎仙等已誅而牙木蘭又攜貳來歸其勢蓋亦漸弱故欲發兵五百近執牙木蘭等於瓜州尚遲疑不敢而致其來歸况今哈密來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地先有罕東赤斤等衛原我屬番被彼驅脅供饋接應者今皆歸我欵塞彼來所經空地千里供饋無資又過流沙水無所得蓋其入寇比前益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有亦卜刺北有瓦刺皆北狄驍勁瓦刺又比土魯番離我頗近先時都御史許進之入哈密城陳九疇之殺退土魯番皆結彼為援今反被土魯番勾引來寇此

而得慣則甚可憂也宜勅邊臣無以能招土魯番入貢為功而以諸達在近恐其寇我難禦為患故今當以通番納貢為權宜以足食固邊為久計然足食之計今時甚難而霍韜奏欲招商中鹽納穀聽商募民種穀實為有益

陛下已命戶部議覆而臣等亦有計處與之相符先奏亦該戶部議覆本部案候另行外惟照瓦刺之來而被我邊臣敵退其泣怨土魯番招引之誤使我邊臣有識固可利而誘之以殺彼番使其自相攜貳以不為我害此伐交之術今雖日久猶可行也然衆皆憂甘

肅之危日甚而臣等不揣竊有轉危為安之術惟在
聖明張主於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蓋今彼中事情言者不
一而聞者多疑群臣有見或真者不信而信者非真
以是

廟謨難定而在彼官民屬番或未知我
皇上恩德之隆欲乞

聖明獨斷選差御史一員部屬官一員必其曉事不欺而
誠心為

國不隨勢變遷之人以往於彼邊境道里軍民休戚膚
情強弱向背邊臣章奏虛實各項事情應該作何區

處各處屯田應該何計開墾及凡軍儲何計可足邊
圍何術能固逐一勘實漸次奏聞若彼先奏皆實原
處無差者即便會同鎮巡等官安處停當務求堅久
不許朝令夕改若先奏可疑原處未當作急奏

聞區處仍乞發自

聖心見得當此隆冬會及肅州邊城極遠孤危而又被虜
虜戰之苦令齎絲段布絹各若干疋銀一二十萬兩
前去宣布我

皇上因德垂念室意內將軍民曾經對敵守城者各賞布
二疋指揮千百戶各賞絹一疋都指揮各賞段一疋

陣亡及殺賊獲功者各賞銀二十兩仍紀其功應陞
應襲官職照舊陞襲陣傷者各賞銀五兩遊擊將軍
彭濬兵備副使趙載各賞綵段一表裏前報功次勘
實仍依提督尚書王瓊等所奏彭濬於實授都指揮
僉事上量陞一級趙載陞叅政職事仍管肅州兵備
以後二三年撫處成功仍依御史熊爵所奏超擢都
御史在彼巡撫其原附父住哈密遺民哈刺灰畏兀
兒及先今來歸瓜沙屬番日羔刺帖木哥土巴等部
下人衆皆每家賞布一疋頭目三人各段一疋諭以
我

天子恩德萬里差官來撫爾衆救爾生命其新附願歸原
土者聽歸原土其不願歸不敢歸者措給牛具種子
聽其趁時耕牧為築城池堅固約以世為我臣不侵
不叛虜來近邊則堅壁清野使彼野無所掠食無所
資不能一朝居此虜若寇我則爾出兵以牽其後虜
若攻爾則我出兵以解爾圍爾我相為掎角永保爾
生彼必感悅而世為我藩衛虜寇益少而邊圍益固
比之遠復哈密為力易而所得多矣至於牙木蘭悔
罪歸正棄戎卽華情亦可嘉伏乞

聖恩量授一官特賜冠帶衣服一套其弟滿刺添兒量

與冠帶通事名色跟來三四人俱充勇士食糧使居
甘州三二月以耀彼國人而招懷來者仍送來京居
住以審彼國俗而料我邊事所益多矣緣係回達入
境官軍擊斬退走隨遞番文討要稽留夷使等事及
節奉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及這本所言兵部逐一參詳籌畫究
極利害務要計處萬全具奏定奪毋得顧忌以貽後
患事理奉

聖旨覽御所奏叙述哈密土魯番夷情本末條畫詳悉其
言禦戎在於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尤為有見這番夷

變詐多端大言誑惑挾求通貢據其投遞番文多非
情實各官先後論奏亦復自相牴牾朝廷從寬不究
已勅尚書王瓊一切撫待安插進貢防禦興復哈密
等事都要處置停當不許輕信易言以貽後患今不
必再寫勅爾部裏只備云行文書與他着遵照前旨
參以今擬責諭之言省令番酋悔過革心以圖保全
若再捨惡不悛即便奏聞動調大兵征勦且選練撫
勦正係提督大臣責任屯政糧草已勅都御史劉天
和整理若再差他官前去訪看未必皆得其真亦非
責成之道還着他每用心料理不許苟且誤事前勅

事理照舊行牙木蘭情偽難側向背未定着同各夷
都斬其在彼處地方安插聽提督鎮巡官再為審處具
奏定奪畏兀兒哈刺灰等來歸有年豈有遣回之理
彭濬趙載既殺賊有功各賞紵絲二表裏彭濬陞都
指揮同知趙載陞陝西布政司左叅政仍管肅州兵
備事其餘功次着巡按御史上緊勘明具奏陞賞陣
亡陣傷人員着鎮巡官量為賞犒其餘的罷欽此
病瀝餘忠疏

臣屢進誓言無益于用蒙

恩弗罪義當知止然今病困之極恐一朝遂死終負

聖德不敢不言切惟自古天生才德異常之君必使之遇
天下難處異常之事夫惟此君用人行政必如祖宗
創業所為而後可保祖宗之天下若止如守成之君
惟用守常之人事皆為彼持祿固寵之計則天下殆
矣今我

皇上才德超邁今古然實遇天下難處異常之時也初繼
大統欲尊

所親本為正理可一言而定也乃以事稍異常群議橫沮
困心橫慮數年始定然尚賴

皇上至孝夫性人不能移凡言合於

尊親者雖踈遠之臣亦信必行由是定此
大倫成此

大孝者發于至誠也今天下民窮天變禍基所伏其事難
處有甚於

尊親百倍者

陛下必深念之矣然曾謀之近臣若何而可濟乎夫親親
而仁民道本無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陛下惟推昔日必欲

尊親成此

大孝之心而為今日必欲救民保此

大業之舉則靡忠言不聽靡直才不用靡善政不行而
民生可救

大業可保矣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往惟一處饑饉而今各處皆饑往惟
一歲荒歉而今連歲皆荒切見今冬少雪深恐來歲
又旱將如之何我

皇上至仁天縱深加憫惻不待人言已發官銀數百萬兩
各處賑濟并代民輸租其銀不知曾各到彼而所在
地方有米可糴否也不然何日聞餓殍之多先不體
上心而為之豫言豫處有任其責者乎人不敢言也臣固

知我

皇上體

天愛民之心無不如古帝王無不如我

祖宗而所以致此者實由臣等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不及

古也天下之事盡在六部而六部之中吏戶兵三部

尤重日見廷推所及皆衰疲慎默徒保名位之人有

一輸忠為

國任事者眾忌且謗大則罪小則斥矣今天變如此民

窮如此一朝有事有誰敢當有敢當必推之于外而

阻之于內使其掣肘難行半途而廢不能退不能遂

而窮促死矣由是眾欺

陛下曰此等之人不可用也近今天下事有可一人一月

了之者必使眾人牽滯使其終年累月不能了不可

一言一日決之者必使眾論牽纏使其連篇累牘不

能決此所以天下之事日廢而天下之民日累以窮

也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之天下也天下之民

陛下之赤子也猶昔追崇

皇考

聖母者

陛下之

父母也幸推此心自作張王臣等為大臣者亦願皆以古語存心曰見有禮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毋反所為以誤

國事由是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天下大治矣

陛下試卽臣世寧之任兵部而召問當道曰此人居此位稱否天下有事可託之否彼如曰可則應之曰如此衰病如何可使一朝身死孰可代之令其急求二三

人以代不可臨時倉卒又用如臣者以塞也至于他部亦然至于戶部尤重蓋自

祖宗開創以來百五十餘年天下疆土田賦止是而內外用度比舊加數十倍雖歲常豐收猶且不足而况歲荒無徵其何能贍故必得通變有才之人理國如家者而後可濟也今得吏部善用人戶部善理財則民生自安盜賊不憂其起邊境自足夷狄不患其侵兵部得無大事夫不幸二部有欠而盜賊蜂起夷狄交侵不得已而用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戶部所蓄之財以贍軍故臣兵部全仰給于彼二部不敢

不言也或謂選將責在兵部者蓋惟守邊常職耳今軍政不立久矣若遇中原盜起而專命武將之出貪功好殺盜猝難定而民命已殘惟得文臣能帥者監而統之則相機度勢撫捕兼施然後勅從可散而首惡就擒賊可早滅地方不致大殘矣

陛下試問當道今尋得如是者幾人儲養在京緩急可用否再以臣世寧昔所建論而試問之曰此人所言之事果可行否所薦之人果可用否彼如曰不可則曰言事不可用是不知事也薦人不可用是不知人也否則挾私欺罔也用之豈不誤事當急求其人以易

之耳何必待彼僨事而後誅之也是不惟保全臣亦保全天下事也夫賢者天下之利器也早得賢而用之一日則能早救天下事一日何可惜臣衰病一人而不惜天下事也

陛下試一留神則臣等緊要之職孰為可用孰不可用可用者宜加信任不可用者宜早罷黜必無不當矣用人當而後善政可行民生可救

大業可保也如臣世寧衰憊之極到任以來理事未及二旬卧病又逾半月兵部豈臣養病之地而可復用乎臣病弱膽小常恐天下事有誤不敢貪位苟容伏

惟

陛下明如日月將臣言

留中省覽

特賜昭斷臣力疾昧死上言不勝愧悚奉

聖旨卿所奏朕知道了今邊方多事卿宜卽出供職若病未痊可暫免朝參只在部管事該部知道欽此

盡瀝餘忠以求 採擇疏

先該臣世寧初蒙改職因疾未任竊效古人敷奏以言之義冒陳十事奏奉

聖旨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覽奏皆經國籌畫遠至意事

關兵政的待卿到任之後逐一審處推衍明白次第開奏定奪其餘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今到任以來理事二旬卧病半月前事未能逐一開奏實為遲誤而事該他部看議者亦未見覆奏况今各處饑荒如此邊境空虛如此而况或言天灾可憂倘或一時盜賊蜂起更或虜寇大入束手難禦臣雖萬死無益

祖宗天下可憂此臣所以連朝抱疾中夜哀思而不敢不摘其緊要三事以言也事之緊要一曰增武備二曰用人才三曰足邊儲而足邊儲之計又有二焉臣謹

古詩無奏詩
卷十
遵奉

明旨逐一審處增損原詞推衍明白開奏于后切惟救亂
猶救火也國家養兵備亂猶人家儲水備火也火之
初發積水在近而人力器具皆在目前則速救易止
若水在遠一時難致而人力器具又不夙備則火必
延燒而難于撲滅矣此居今之世養兵蓄將而謹備
糧儲不可時刻以緩也臣今衰極病甚勢難再出以

報

陛下至於遲誤

國事雖死難忘故今昧死上言伏惟

聖明採擇天下幸甚

計開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
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
各添遊擊二員山西薊州各添一員每員各統銳兵
三千閑時則與原與遊兵輪番二員在京近郊生劄
另營操備如遇中原盜起或大虜寇邊則併調一隅
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此臣所謂
儲水在近而人力器具皆備遇火易救不致延燒比
之命將出京軍虛費實用大不侔矣其遊擊則命各

邊鎮巡推舉銳兵則于各邊選募月糧行糧并冬衣
賞賜皆與正兵均給而命戶部于各邊照數增添庶
不有誤

一用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捨
身為國折衝御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

朝文職止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
已崇小寇不宜輕出

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又欲薦
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而已試得
效者又多小疵註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將如之

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吳陳九疇二人吳則先任
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賁
緣權奸奏逮至京而黜簡住九疇先任兵備梓遇番
戎入寇內誅反夷外退強虜而為番使寫亦虎仙等
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及
為儉人聶能遷等反間流謗逮至充軍臣謂此二人
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以備緩急之用又有
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
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
則因禁民恠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閑住臣謂此二

人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臣非謂
此四人足以盡天下之才也亦求千里馬未得而先
買馬首以來之意也四人之中陳九疇為最而頻遭
罪黜人多疑之昔唐郭子儀之薦李光弼宋呂夷簡
之薦范仲淹皆先國家之急而棄私讎今大臣皆公
忠體
國非有私憾于九疇也因彼讎敵之反間得行而一時
難解耳或謂臣屢薦九疇不慮遠衆之罪當得重禍
者臣豈不憂蓋今文武將帥中未見此人雖有此人
亦將懲彼效忠得罪而莫肯捐軀為

國此臣之所以不得已有言而私禍不計也臣竊有警
焉主人十僕有一不偷衆皆忌之隣盜謗之聞于左
右而因信之言于主人而遂黜之老僕曰噫此一人
枉陷不足深惜觀今主家有事皆以為戒而莫敢用
力誠恐主業因以漸衰此老僕之所以終夜哀號思
欲代之而不可得也伏惟

聖明察臣此意

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
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
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

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取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
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
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
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
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為
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
員下作為伴當書之收管使為墾田而照名代出本
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
今聞戶部始議遷優奏又查出永樂二年令各衛所屯

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
粒自收不許比較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
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
子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永不起科明是舊例可行
有益邊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聽開墾永不起科或
候三年成熟徵糧則臣前所謂歲收不常而租有定
額人不敢開種矣伏乞

聖明俯念邊方田荒歲久儲蓄日無特如臣奏施行地方
幸甚三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煩于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眾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

嘗不售其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蓋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不限引數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遠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叅究則自無此弊矣至于灶煎私鹽宜于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止許賣與商人有引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須納官得引始聽如此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于邊者量地遠近米

價貴賤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隨時旱澇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遲掣則商人益勸于輸邊灶丁益利于煎鬻軍民得易于食鹽而巡邏之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為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宜卽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于他邊米賤處所收糴

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
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
措積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立
法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損屯
農方可常糴臣聞今歲遼東米穀甚賤但發一歲之
銀可糴二歲之用而二年免發其次宣大米尚可糴
亦宜差官發銀到彼預糴米穀以備客兵添兵之用
惟若延緩寧夏每銀一兩止可糴米五七斗甘肅每
銀一兩止可糴米二三十斗然聞其地缺乏尤甚軍士
不可枵腹而戰亦宜戶部差官齎銀到彼多方設法

於有米地方貴糴顧運轉般至彼以救其危急可矣
奉

聖旨卿所奏委曲中懇朕已知悉增武備誠為急務但邊
兵無事難以掣調見今團營已各選有聽征官軍正
備緩急之用只恐不曾着實操練便着委任坐營聽
征將官另營操備務要號令嚴明武藝精熟遇有聲
息就着領去應敵若原委將官才力不稱另選相應
官員更替管領馬吳屢經各官薦舉行取來京聽用
陳九疇罷施儒揚必進吏部查他黜革緣由應否起
用具

奏定奪足邊儲三事戶部議擬斟酌奏

請施行欽此

實陳病勢早乞代任疏

臣久患病弱不堪重任向在病中蒙

改今職力具本三辭弗允只得強疾到任僅得事理二旬
疾病大發只得回家奏為病危乞

恩急救殘生解印調理事奉

聖旨卿有疾暫准在家調理痊可卽出供職印信照舊掌
管吏部知道欽此臣病不痊恐一朝遂死終負

聖德奏為病瀝餘忠事奉

聖旨卿所奏朕知道了今邊方多事卿宜卽出供職若病

未痊可暫免朝參只在部管事吏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感愧淚滴枯腸心懷芒刺激昂思奮而困憊難支蓋前

疾病止是見人臨事一時怔忡難過而閉戶靜處猶

能披閱文卷改僉奏牘今則文案一字不能看詳公

私一事不能酬度矣部中事務皆賴僚屬酬應近臣

二奏皆在日前具稟待今

齋祭之間而後敢上臣實病勢不能再出供職矣邊方

多事兵部重任伏乞

聖旨早選賢良代臣前職庶不有誤大事至於臣之病軀

古詩每卷詩 卷十
三
狼狽客死無益于事伏望

聖慈憐憫早放還鄉使臣得一就南舟或得到家一見父母墳墓而死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臣以病廢出于無奈不得已累干

天聽罪該萬死不勝戰慄謹具本奏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引疾乞休歷有旨慰留如何復有此奏本兵重任朕方倚託宜用心調理痊可照前旨即出部管事再不必辭吏部知道

再陳病勢懇乞 天恩代任以免誤 國疏

准吏部咨該臣老矣為實陳病勢早乞代任事欽奉

聖旨卿引疾乞休屢有旨慰留如何復有此奏本兵重任朕方倚託宜用心調理痊可照前旨即出部管事再不必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奉

旨感泣幾欲隕絕思臣樗櫟朽材而乃誤蒙

天眷如此隆厚義當委命圖報豈意病弱難支如此然臣

所以汲汲求代者正為本兵重任疾不能堪恐負

聖明倚託一朝誤事死有餘辜耳若臣病勢料無痊可之期而死生遲速上惟

君相所命不敢再乞矣但緣臣素愚戇為

國多言不無有拂人情恐或乘此謗言臣疾未甚以致

未蒙

君父見察使臣白首不欺之心含冤地下亦為可憫今臣
心神兩目畧無可用而齒髮六脉皆有可辯伏乞

聖恩天地父母

俯賜矜察不勝幸甚臣有此苦情不得已冒萬死罪奉

聖旨卿引疾乞休屢有旨慰留今乃再陳病勢情詞懇切
准致仕着馳驛去有司月給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
應用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恩疏

臣以父病不堪供職恐孤任使累奏乞休節奉

溫旨慰留今以病弱之極恐無痊可之期再陳苦情

奏奉

聖旨卿引疾乞休屢有旨慰留今乃再陳病勢情詞懇切

准致仕着馳驛去有司月給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

應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聞

命感激口不能言竊念臣本樗櫟庸才蒲柳衰質未秋先

凋因事已謫不意年既老且復遇

聖明德由天縱才不世出欲興三代之治盡錄一世之賢

採虛名而及微臣起罪隸而為卿輔叨官八轉竊祿
四年

恩榮祖父偕贈侍郎蔭及嗣子得入胄監臣之受

恩天地至矣盡矣而乃困於疾病消埃莫報臣昔陳疾自

揣奉職無狀方憂罪責難免而乃更遇

聖恩天地優容准臣致仕賜臣馳驛更

勅有司月給食米歲撥人夫榮養終身臣之感激何可言

喻臣今得歸已分餘生之無幾惟思

聖德之難酬若辛疾病少間日惟仰

天拜祝期

聖壽之無疆願

皇儲之早建而已臣初得

請亦欲待病稍痊勉力進

朝躬

謝面

辭復得一覩

清光而去今不意日夕未痊足弱難于步履神怯易于眩

運不能進入

辭謝將出

國門無任哽咽謹具本令親男胡純齋捧奏

聞臣不勝殞越待罪之至奉

聖旨卿有疾不能詣闕具本謝辭知道了欽此

病亟陳情懇辭 恩命疏時起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下同

臣病息淹淹神思昏眊不能修辭成

奏止叙實情上祈

君父臣以病廢罪黜之餘得遇

聖明召用四載叨官八轉銜至一品

恩榮祖父蔭及嗣子每有狂瞽之言輒蒙

虛已聽納平生腐陋之學幾得盡展臣之受

恩自謂近古莫及矣大馬圖報之心豈肯半途而廢乎第

臣不幸元稟素弱疾病歲久受任以來不自揣度圖報太急用心太過以致舊疾益甚往歲冬盡今歲正月初連月不能理事深恐誤

國累奏乞休累蒙

溫旨慰留然臣病終於不痊臣職難於久曠不得已銜哀

苦請特荷

聖慈許臣馳驛還鄉致仕賜臣月米人夫應用臣病不能

詣

闕具本

辭

胡端政奏議

卷下

三

謝乃於二月十一日含淚出京不意在途轉患脾泄不能
飲食幾致殞命至四月初五日始得到家遇舊醫服
藥十日始愈又十日更發舊疾痰火身累就坐即欲
傾仆眼或視物則皆動搖不能片時衣冠對客雖父
母墳墓亦不能一往省視連月不能出戶日以待斃
是皆原籍官司及往來士夫所共知也臣又不幸母
塋孤遠被人侵葬暗害致臣旬日之間連喪二孫身
疾遂痼在

朝不能供職報

王還家不得寧親育後臣恐後患無窮不得已於八月二

十二日啓遷母柩還鄉臣卧小舟迎見哀痛幾絕是
後即患昏熱七晝夜不知人事自分必死幸今殘喘未
絕急卧舟督工啓土將臣母不意九月二十四日
勅書到門蒙

恩復起臣南京兵部叅贊機務臣受

命感泣驚惶無地即於本月二十七日權厝臣母於近鄉

淺土臣亟回家服藥治疾與圖上籍

寵光病得少愈勉赴

恩命不意元本既虛醫療反甚今臣旦夕倚枕雖親族問
候不能勉對款語豈能衣冠出坐堂府伴諸內外大

胡端敏奏議 卷十 三六
臣贊理留都重務也臣若貪昧不言非惟上稽

恩命亦恐有誤

國事故今不避煩瀆冒死再瀝真情伏望

聖慈明見萬里收回

成命別付賢能容臣照舊休致得安枕席以正首丘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素著歷練老成留都叅贊重任特茲起用豈

可復以病辭宜體朕懷上緊前去到任慎勿再辭更

部知道欽此

病久無柰乞 恩認罪降黜疏

臣以病亟陳情懇辭

恩命奏奉

聖旨卿忠誠素著歷練老成留都叅贊重任特茲起用豈

可復以病辭宜體朕懷上緊前去到任慎勿再辭更

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聞

命感泣驚惶莫措即欲起程病不能強因自仰天而呼曰

天胡降此奇疾使臣不死不瘳負我

明主不能效用也中夜哀思竊惟古之聖皇量才擢任非

愛其人而寵利之也真知其人之足用而有益于時

也古之賢臣度德受官非利其祿而尸素之也自量其力之能勝而可以濟時也若或君授非才臣受非力則誤國難免矣臣本凡庸賦命至薄昔在

先朝因豫言宸濠事囚禁克軍罪錮六年濠敗得還幸遇陛下龍飛卽蒙顯用今將十年矣然以命薄多災又因言禮言治爲時宰所棄中間曠廢往來歲月甚多止任巡撫四川二月兵部左侍郎八月南京吏部左侍郎六月南京工部尚書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僅逾一月刑部尚書十月兵部尚書二十日蒙

恩官至極品分不能堪然雖在任之時猶多在告之日故

臣雖有犬馬之心畧無消埃之報過蒙

恩旨每以忠誠見許又以再辭爲戒臣之受知

明主雖死莫報臣又聞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雖謂其當仕有官職而意非在官則不然然孔子大聖所遇當時列國之君猶然也今臣以下愚之人得遇天下大一統之君

英明不世出之主豈可一日稽

命是知臣之不能赴任雖死莫贖况今世學不講士習習爲多有以托疾自高而獵名取位竟無實用者臣竊恥之迺今不幸真疾久淹形跡類此臣今若不受罪

非惟人不知傲而中心亦不自安臣初回家蒙

恩賜月米歲夫優養貧病自家起用已卽扣除尚存一品

命官階臣病不堪叨冒實由命薄使然伏願

聖恩天地父母憐臣本心赦臣死罪特示顯黜或止削臣

加官而容以尚書照舊致仕或通革官銜止令閒住

或爲民使臣得就家安養數年幸而病得稍瘥行可

謁

陵坐能對客之日臣願請授南京吏部刑部或都察院一

簡靜衙門使臣職易稱而事易行不爲苟祿然臣身

雖在遠如遇

國有大事

君相許言臣當盡言事有不虞係臣職守臣當死義所能

圖報惟是而已其他職務臣精力已憊再無能爲矣

臣不敢一言欺

陛下亦不敢一事誤

陛下也今天下皆憂

陛下未有

皇儲臣昔過憂亦嘗有言今思漢武帝年十六卽位年二

十九始生矣太子年六十餘始生昭帝今人間老年

得子者尤多乃是知生子遲速有命可以裕待而無

庸急憂耳惟願

陛下清心省事愛養精神謹身節慾保固真元使

聖德萬年常如今日之清明

聖躬萬年常如今日之強固則以

聖明恒御陸龍而宰輔同心體

國急務知人安民而真才必用善政必行如此而尚憂

民生不遂

聖治不隆

天命不祐

皇儲不廣者未之有也方今人材難得而自古人君皆以

容受直言為美稱今之言官果有素非忠貞挾私排
擊者固宜罪之其或言雖未當心本無他者宜賜優
容若其心本納忠言切治理者宜用其言而顯其人
以養天下忠直之氣則

陛下聖德永傳於萬世矣臣愚受

恩莫報昧死惓惓謹具本順差承差楊鉄持齎奏

聞伏候

恩旨奉

聖旨留都叅贊重任朕特命卿今既屢奏患病情詞懇切

准照舊致仕這員缺便上緊會推相應官兩員來者

勿致缺人廢事吏部知道欽此

學士

翰林

御史

中書

左

右

尚

書

少保胡端敏公奏議卷十



